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喻成武◎著

女東家

长篇小说

当初只知道，这天大的山河
一切，都是这位东家的
后来才知道，这命大的东家
一切，都是这片山河的

有种的人，有情有义的世界
无敌的心，无牵无挂的勇者
这文字描绘的酣畅淋漓
这俗世生活的惊心动魄
各位看官，且看书中怎样分解
鬼使神差，人间大事小情
山高水长，世上日出日落
怎一个荡气回肠了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喻成武◎著

女東家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东家 / 喻成武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040 - 0

I. ①女… II. ①喻…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791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28.75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回

承使命演义开篇 弃绝地天涯寻福 1

第二回

因邪说兄弟如水火 窥私隐魔女生柔情 14

第三回

洪寄娘百丈涯逃性命 金老太千金寨遇知音 28

第四回

世代江湖弃江湖 父子猎人猎貔貅 45

第五回

逢炮手鲍家班入江湖 遇金蟾金老太安坟墓 64

第六回

掘甘泉落脚荒原 误投军枪震关东 80

第七回

乱世争雄豺狼殒命 草莽英豪义结金兰 97

第八回

张家振锦上又添花 杨桂香怀春入风尘 116

第九回

上梁山金中玉入伙 遇旧友小白龙逃命 132

第十回

报恩情刘彩凤献身 救红颜岳克己招亲 146

第十一回

大并屯血染芦花湖 猎豺狼风雪桦树岭 160

第十二回

祭活尸井川康瑞尽忠 献金丹独脚道人下毒 177

第十三回

寻福人撒手人寰 护花人生死护花 190

第十四回

小侠女秋江知身世 风尘女深山遇神仙 204

第十五回

巧突围再惩鬼子兵 脱金蝉火烧洪家店 219

第十六回

酬豪情重返千金寨 愁孽缘音渺鲍家湾 232

第十七回

为博芳心少年逞雄 因羞家耻哥俩离家 253

第十八回

金警官恣意赏群芳 刘队长甘尝苦肉计 273

第十九回

种水稻欲仓归海岛 跃深潭龙马恋旧主 287

第二十回

眠松岭英魂千古 护仙草侠情永芳 301

第二十一回

孝子汉奸饮鸩全孝道 学子从戎投笔赴国难 320

第二十二回

泥瓦匠得宝学种田 不肖子气死亲娘舅 342

第二十三回

行乞女卖身遇恩人 尴尬人娶亲生尴尬 358

第二十四回

大换班五兄弟分金断臂 逢大旱女东家舍命求雨 373

第二十五回

黑牡丹引狼救夫君 四姑娘听书明大义 386

第二十六回

张家振松岭断归路 王孝芝千里祭刘郎 399

第二十七回

大炮响金梁逢金柱 斗地主东北亮了天 414

第二十八回

春常村长支前获嘉奖 喜鹊和春劫后续前缘 429

第一回

承使命演义开篇 弃绝地天涯寻福

一老者，退休闲居，一日突发奇想，欲做时下最时髦之事：写书。老者一生做工糊口，看书且看不明白，每日面对桌上稿纸凝神默思。如此不知几年过去，纸上只有六个大字“金喜鹊”，又勾掉，下面是“女东家”。眼见这老者一天天苍老，却不见其有丝毫动摇，看来这书中之人，必与老者有某种机缘，欲述之事，似与这老者有切肤之痛。

又不知几年过去，纸上竟歪歪斜斜有字出来。只见是：民国十四年，山海关外，凤凰山下，一依山小村，二三十户人家，山村虽小，却有年岁。看那屋舍，虽非深宅大院，却不是土坯茅棚，竹篱柴扉，屋瓦门墙一似都市模样井井有条。村前一口古井，井旁这棵两围古槐，都可看出这里曾有过辉煌的“东关驿”。昔日曾车水马龙，北去昭乌达，东去宁古塔。如今它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晚清文报局逐渐取代了驿站，绕山修路的年代已过去，历史已进入劈山修铁路的时代。当年留下的人家，那也是各有各的因由，且满汉蒙杂居，至今已毫无区别了。不同方向的两条驿道已长满了杂草，牛羊猪狗或趴卧或找食，俱显得悠然自在。时高时低的蝉声随着微风拂过，杨花在空中飞舞，榆钱向地下飘落，草地上飞奔着云影，这是世外才有的宁静，倒退二百年才能看到的古朴。

树上的鸟在对歌，它们是在歌唱鸟儿独有的自由和爱情。树下几个孩子在玩着古老的游戏，故事就发生在这几个孩童身上。为首的是个白脸大眼的姑娘，十三四岁，小名叫“鹊儿”。举止言谈已带有大姑娘模样，怀

中捧着一兜山杏、大枣、梨干之类的果干，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大有王者之风，操大人语，玩拜神。这里无寺无庙，山民以祖宗为神，只见一个秃头孩子上前跪下说：“给老奶奶磕头。”说完扑哧一声笑了，小姑娘不笑，抓一把果干给他。一个叫春常的大脑袋孩子过来很认真地趴在地上说：“给姑奶奶磕头，给祖奶奶磕头。”小姑娘看他那样子很逗便笑了，抓一把果干给他。他不干，要两把，说：“我说了两个奶奶，应该给两把。”小姑娘说：“那你再磕，再叫。”这孩子又趴在地上说：“这辈子你就是我的祖宗，我就是你的孙子，你啥时候召唤，我啥时候伺候。”小姑娘高兴极了，抓两大把给他，后面的孩子学会了，“奶奶”、“娘娘”一阵乱叫，不一会儿一兜果干就分完了。

天真烂漫的孩子，甘甜的果脯，宁静的山村，善良的村民，在这世外桃源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可是上帝在造人时赋予了七情六欲，就使得欢乐与烦恼同在，加上闷热无风，似要下雨，玩累的孩子们各自回家了。可是鹊儿姑娘余兴未尽，对大头孩子说：“春常，上你家粮仓凉快一会儿。”回身拽着一个叫中玉的孩子，三人来到春常家，爬上了这座足有两间屋子大的粮仓。仓分上下两层，四根粗大木柱支撑，一层砌着砖墙，作为仓库；二层铺着厚木板，四周围以高粱秆，透风不透雨，宜于粮仓干燥，现粮食已不多，都是未脱粒的玉米棒子。还有一堆换下来的破旧冬衣，正好铺在身下，一阵凉风吹来，很是惬意。女孩的恶作剧又来了，脸上现出调皮的微笑，歪着脑袋，斜眯着眼，里面闪着高傲和狡黠，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咱们玩儿哭死人。”也难怪，村里刚刚死了人，他们都去看过，三个儿子闹分家，小儿媳妇委屈，气迷心窍，癫狂了，人们说是故意的，后来真把做豆腐的卤水喝了。说着女孩把装果干的布袋往脸上一蒙装死说：“你们俩哭。”半天没动静，小中玉说：“哭不出来，总想笑。”女孩说：“我掐你一下，我妈掐我的时候我就使劲哭。”中玉幼小不知就里，原本是跪坐在腿上的，便挺起身，膝盖点地往前蹭了两下。小姑娘在小中玉的大腿里侧使劲地掐了一下，小中玉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这个，杀猪一样地叫了起来。吓得春常双手捂脸装哭，没看见一大苞米棒子砸在头上，直疼得他眼泪哗哗淌，虽然恨得直咬牙，但不敢还手打她。不

知怎么回事，他愿意接受这女孩带给他的一切，就是再打他两下，他也乐意忍受。女孩见他俩哭得那么伤心，先是看着很开心，这回可是真哭，哭着哭着，女孩又觉得害怕了，心想要是真死了可怎么办啊，躺在木板上那个死人的影子一下出现在脑海里，飘浮在眼前，她一挺身坐了起来，使劲喊了一声：“别哭了。”又把他俩吓了一跳，立刻不哭了，可是忍不住抽搭。女孩又笑了，觉得是有点儿欺负人了，伸手搂过小中玉哄着说：“不哭了，咱们玩儿住家。”指着春常说，“你当孩子，我当娘，他是爹。”春常说：“我大应该当爹。”小姑娘说：“我娘说我三岁时，就把我给他们家了，他刚满月，我就是他的媳妇了。”说着卷个小枕头，摁小丈夫睡下接着说：“哪天你们家把我娶了，我还得天天哄你可怎么处。”十岁的小中玉，哭了半天，心里委屈，很快进了梦乡，梦中还不停地抽搭。梦见自己置身于深山老林里，没有人烟，一群狼向他追来，吓得他大哭起来。小姑娘见中玉哭出声来，躺下靠着他的小脑瓜，轻轻地拍着。多么可爱，这便是天性，她已流露出妻子和母亲的行为来了，但此时她还不知情为何物，可叹命运就要安排她生儿育女了，又多么可悲！这时春常见两人都闭上了眼睛就说：“我睡哪儿？”迷迷糊糊的小姑娘伸手拽春常躺在自己腋下，便进入了梦乡。

小姑娘今日的恶作剧可是有些过了头，俗话说得好，乐极生悲。这春常可不是个孩子，他是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且异常兴奋。躺在一个小姑娘的怀里，长这么大可是第一次。脸紧贴着小姑娘的肉体，小姑娘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已具有刺激异性的作用了，他感到无比的美妙、畅快。他使劲地吸这气息，抬起身脸凑到姑娘鼻子底下，一股甜甜的气流直冲脑门，他的身体发热，血往上涌，开始意识到应赶快离开，可是身子就是挪不动，小姑娘的美丽如磁石一般牢牢吸着他。心说：“平时你又凶又狠，这回你睡着了，我得好好看看你。”白脸上的雀斑都看得清，鼻子长得真逗，他伸手摸了一下，姑娘没反应，他心跳得厉害起来，觉得她睡觉的时候更美，春常就这样看着她好久。叹了口气，心说：“长这么大，父母什么样都不知道，快二十岁的人了，将来怎么办，还能活多久？”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让他失去了理智，死了也值，有了这样的决心，人就无所畏惧

了。伸手解女孩的腰带，只是个布带系的活扣，可怜那个年代的孩子没有内衣内裤，小红兜兜往上一掀，就一览无余了，这春常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上帝赐给他的本能和幸福。先是女孩叫了一声，便不会动了，这春常死死地抱住女孩，任天塌下来，女孩的心灵和肉体都在燃烧，她的生命被催化，就在这一刻，完成了女孩到女人的成长历程，她懂了发生的一切，但她只能接受而无力反抗。这时小中玉已醒，见春常光着屁股趴在鹊儿的身上，从没见过的事，抓起一个苞米棒照头就打，这春常先是任他打，就是不撒手，实在受不了了，才不情愿地翻身躲过。“哎呀！”只听小中玉叫了起来，小孩儿长个大人的鸡鸡，吓死人了。小姑娘坐了起来，看着小中玉那一脸的疑惑不解，一下子所有的委屈都上来了，再也忍不住，抱着小中玉放声大哭。好一会儿，只听春常说：“这下你是我的媳妇了。”这春常见他们抱着哭还有些嫉妒了，女孩立刻止住了哭声，两眼射出两道凶光，一推中玉，整了一下衣裤，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春常一看如见鬼一般，全身哆嗦，坐着向后躲，后面高粱秆不结实，一下翻了出去，只听嘎的一声，就没了声息。两个孩子下来见春常没气了，也是害怕，鹊儿姑娘本想咬他一块肉下来出出气，现在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春常家人出来见了，认定这是淘气从仓上掉下来了，一时摔蒙了，揉掐了一阵，看看没有大碍，问他话，也说是高粱秆不结实，就没多问，搀着进屋了。剩下鹊儿姑娘、小中玉站在那里心里有话要说，可又哪里说得出口。姑娘害羞，中玉太小什么也不懂，两人只得一步一回头各自回家了。由于害怕、害羞，不敢和大人说。春常当时是美了，但事后也是害怕，知道惹祸了，不敢隐瞒，晚上没人，一五一十地和奶奶说了。老太太听了，一声没吭，起身下地在祖宗牌位前跪下，老泪纵横，想今日之事，莫非祖宗显灵，抑或金家难满，我门当不该绝，金家重兴有望了。春常看在眼里，心中高兴：奶奶的心事我知道，是怕我这辈子找不着媳妇，心中默默说道，好鹊儿，给我当媳妇吧，你生个儿子，我去死都行。老太太更是喜不自胜，寻思此事当如何处置，眼下只坐看鹊儿姑娘动静，如果姑娘没怀孕，自己去认错，那是自讨苦吃，且毁了人家姑娘的名声；如果姑娘怀孕了，认下孩子，将姑娘娶过来才是正理。至此老太太日夜烧香叩首，求祖宗佑护。

说到这儿，须将这金老太做些交代，金家祖上居波斯，世代为金器匠人，因慕中国金银器皿的精美，这一年，老匠人将儿子托付一经商友人，此子只身随驼队来到中国。拜师学艺，深得东西方金艺之精髓，因留恋大国的繁华，娶了中原女子，定居北京。以金为姓，先在街头支个金锅，不几年，便置下一个金店。“波斯金”的招牌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达官贵妇，乃至王妃的首饰，多出其手。至道光十九年，老人已年过花甲，二子应招入宫，王命不敢违，进宫为皇家打造金器，老人只得关了店铺，守着孙辈生活。早已忘记了那穆斯林的先祖了。许是真主怪罪吧，二子急症双双死在宫中，皇帝格外开恩，厚加赏赐，这时老人的孙子已二十多了，着吏部补了一个驿吏，举家迁至关外。算不上朝廷命官，却也穿上了官服，成了金家驿的始祖，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了。后来便是文报局取代了驿站，再后来大清解体，驿站后人便在这耕读度日了。只是金家人丁不旺，几代单传，现仅剩春常这一息。金老太看看无望，终日足不出户，抱个枕头端坐床上，非僧非道，一年三百六十天，从不躺下睡觉。来人不用睁眼，便知是谁；拿走东西，也知是啥；多大岁数，没人知道。家中二十几口人，多为族人，本来万念俱灰，春常惹这一喜，恰是一声惊雷，将这半僵之人唤醒，遂成就了后面发生的故事。冥冥之中，有谁知，这不是上天有意呢！

再说鹊儿姑娘，要说奇，确也有些奇处。姑娘生时一群喜鹊在院中树上喳喳欢叫，父母就以喜鹊为名。后有一串村算命先生，这先生倒是会捋竿爬，说是，银河喜鹊下界，同来数十只，后必多事，且累及父母家人。实是先生吓唬无知山民，混些卦资罢了。姑娘父母害怕，忙问，可能破得？先生默然不答，其父去外间灌了一斗小米，先生笑了，坐那里叨念多时说：“诸般难行，但看你二人厚道，心慈面善，少不得拿出看家本事，且只此一法，永保平安无事：将孩子嫁人。”二人大惊，这还在怀里抱着呢，才两岁半，先生说，只做个仪式，换了生辰帖，收下定礼，等到成年，夫家接走便是，接着将自己多年如何为人济难解惑海吹一番，骗得二人心悦诚服，直至千恩万谢。酒饭过后，鹊儿爹套车送先生，临别说：“如先生路过，不可过门不入，也好即时请教。”先生说，到时一定叨扰。

送先生回来，鹊儿爹坐那儿抽烟，回想先生话语，半晌，忽地两手一拍说：“小米一斗，值，三年了，全村除了刚满月的小中玉，竟然没一个男孩，长大嫁谁去？中玉他们家境差一些，咱们也不要彩礼，咱们是白送姑娘与人。”鹊儿娘说：“说不好长大会是什么样，要是像瞎老太太那孙子，光长心眼不长个，不是把姑娘给毁了吗？”鹊儿爹说：“姓金的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那辈都出小个子，祖上无德，也有说山里水不洁净的。不过这孩子娘是蒙古鞑子，中玉他爹年轻时给人拉骆驼领回来的，长得五大三粗，这孩子长大错不了。”就这样，三岁的鹊儿姑娘嫁给了刚满月的小中玉，惹得村上人说啥的都有，小中玉生得面如美玉，见人就笑，是个十分招人喜欢的大胖小子，更兼老来得子，宝贝疙瘩似的，就起个金中玉的美名。不知道寄予了父母多少希望，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刚刚降临世上，做父母的就开始为他们操心了。可是哪里会如人愿呢，三灾八难长这么大，这不，还没成年就出了这事，可见命是算不明白的，如能算，人间便没了悲苦，只有欢乐了。可怜鹊儿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有苦不敢诉，有气没处出，只能求老天让她躲过这么一劫。可是觉得一天天的不对劲，动不动就吐，心知这下完了。死吧，往井里一跳就行了，可是把爹娘害苦了，丢尽了颜面，便宜了小哈巴腿。姑娘恨哪，她要报仇，可眼下该怎么办，真是难坏了小姑娘。到这时金老太太是瞅得清，看得明，一日打发人来请姑娘父母说有事相商，姑娘见老太太的人来了，不对父母说是不行了，当着来人的面跪在父母跟前，将事情经过哭诉一遍。末了说：“现在他家的人也来了，我早该去死的，可我不甘心哪。爹娘养我这么大，没尽孝心倒让你们伤心。我自己的罪我自己遭，你二老只管跟了去，看那瞎老太太怎么说，说不好，别指望我给他家生孩子，我带着孩子跳井、上吊、投大河。”小姑娘跪在那儿泪流满面，牙关紧咬，恶狠狠地瞪着来人，两位做父母的到这时候才看见姑娘白脸上的孕斑，身体也有些变形，一时又生气又心疼，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齿哆嗦，双手颤抖，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来人也不知道啥事，不过倒是个会说话的主儿，一听这事，连忙接下说道：“这可是大喜事，你可为两家立了大功，老太太就这么一棵独根，过门就是少奶奶，老太太能活几年，这么大一个家，还不都是你的，

你爹娘不是也有靠了！”说着拽起鹊儿爹娘来到这个供着他们祖宗的大厅里，只得先拜过祖宗，是幅一男一女穿着官服的画像。供桌上是香炉烛台，大厅东边几把木椅，西边一张大围床。这时金老太和下人从里间出来，走到鹊儿父母身边，一人拉一个坐在木椅上，老太太自己去床上坐下。只见金老太太灰白头发，头戴一黑色金边围帽，看上去近六十的年龄，腰不弯，背不驼，穿一件皂色镶边大夹袄，散腿裤下一双大脚，不用说是旗人。一条腿压在屁股下，一条腿支着胳膊，这有个名堂，叫老君坐，一脸的穷苦忧郁，好像明早没有下锅米似的，这么大一件喜事，捡这么大一个便宜，脸上没显出一丝笑容。鹊儿娘心里不由得紧缩起来，这么冷的女人，八辈子没有男人的老寡妇，孩子进了这个家可怎么熬那日子。这时金老太太开口了，半睁着眼，看着自己那双大脚说：“我特意看了家谱，我这边是长房，落你们七八辈子，你家姑娘都是我八辈子前的姑奶奶，虽说出了五服就不是亲戚了，可不管怎么说，老祖宗坐在那儿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叫进春常拜见岳父岳母，春常乐得趴在地上一顿磕，看了老太太一眼，起身去了。二人见春常那模样，大人的脑袋，孩子的身子，算来也有二十岁了，心里像猫抓似的难受，止不住眼泪下来了。老太太见状忙说：“你家这两年收成不是很好，你们那山边子地，雨水少的年头就旱死了，雨水大的年头山洪就给冲了。过年给你家换十垧河滩地，我看是足够了，多了能把你们累死，也是四十多的人了。”说着拿出一百块大洋，接着说：“一半补贴家用，一半把姑娘的亲事退了，和人家有了婚约，收了人家的彩礼，咱们退婚理应加倍赔偿。姑娘聘礼、嫁妆我另备，这需十天半月的，到时我送过去，事已至此，孩子的身子一天重似一天，还是尽早过门吧，省得人家笑话。这不八月十五就到了吗，日子就定在八月十六，过节办喜事，吉利，喜庆。”一席话说得鹊儿爹娘心生感激了，回来送十块大洋给小中玉家，也是分外高兴，因有这一说无这一说无所谓，白捡十块大洋，十块大洋够全家吃用半年。你看人家金老太说话大气，出手阔绰，三言五语将这天大的一件事，处理得皆大欢喜，可是只苦了姑娘一人。

八月十六这一天还是到了。金老太有话，全村三天不做饭，不到三百

人的小山村沸腾了。本来八月十五前后这几天，秋高气爽，正好有几天农闲，地里的庄稼就要开镰，满山飘着果香。在这香风弥漫的山村里，一个最小的、最辉煌的姑娘出嫁了。山村的姑娘，历来都是新郎背着回家，老太太心想，春常背着定是不雅，势必惹人笑话。就特制了一顶小轿，将一张大椅，绑两根长杆，外罩红丝绸，四人抬着。山村第一顶花轿，山民倾巢出动了，小新郎更是看点，鹊儿姑娘在人群中看见小中玉盯着自己，一脸的疑惑。心说，你快长吧，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只觉一阵心酸，眼泪就止不住了，我怎么把狼当孩子搂在怀里睡觉呢？怕是肚皮也露在外边了，真是丢人哪，这么大了，怎么就不知道害羞呢？我饶不了他。轿子快到地方了，又看了一眼小中玉叹了口气，你可别忘了我呀。轿子落下，由人搀着拜了堂，便入了洞房。姑娘看这新房，在画上见过，好多东西都是山里人家没有的。突然肚子里的孩子在动，她恨这孩子，心说等生出来就掐死你，然后放一把火，反正我不能让你们得好。正胡思乱想呢，午饭送进来，帮忙的都是村上婶子、姨娘，靠近的劝慰几句，大多是看笑话，不怀好意的，背地里嘴撇得老高，说，看到时生个猫崽狗崽。院里一天没落桌，山民们余兴正浓，乘着这一轮皓月，如天灯一般挂在头上。金老太是做足了面子，图个吉利，买大家一个好，也真管用，都只顾喝酒欢笑，没有人议论人家孩子的。姑娘的二老爹娘可是一刻也没平静，在家里是坐立不安，想那个家跟自己家完全不一样，那老太太死鬼一样，没有不怕她的人。这么点个孩子落在她手上可怎好，人家是不曾亏了咱们，可总觉得那是把姑娘卖钱了，到现在儿子、儿媳躲得老远，嫌羞。两人睡不着，起身到院里，听老太太那边喧声渐止，已是后半夜了，两人叹息一回，进屋不知啥时睡了。姑娘下午睡了一会儿，晚饭送来没吃，桌上有花生、栗子、红枣、西瓜，一样吃几口。这时两个婶子送新郎回房，把新郎瓜皮小帽摘了，新衣服脱了，关上门笑着去了。春常看鹊儿坐在床上，一脸的怒气，就面带笑容往前蹭了几步，“站那儿，”姑娘摔过来一句接着说，“为什么占我便宜？”春常忙说：“我有罪，我错了。”姑娘抬手扔过来一把刀说：“死吧，你不死，我死。”然后眼睛瞪着春常，小姑娘发起怒来，真是柳眉倒竖，眼露凶光，要吃人一般，春常真怕，再看姑娘手里

还有一把剪刀，只听姑娘恨恨地说：“指望我给你生儿子！”说着撩起衣服，把剪子尖顶在隆起的肚皮上，春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你别死，你活着我好弥补我的罪过，我想好了，到时候把你还给小中玉，就我再托生八次，也不配。”一提小中玉，姑娘心软了说：“那你给我滚出去！”春常说：“你把剪子给我，我就走。”姑娘想了想，把剪子扔了说：“我啥时候想死，就带着孩子投井、投河、上吊，也省得让人耻笑。”话没说完先自哭了，春常忙把剪子、刀子拾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你也别哭了，只管放心睡觉，我不会偷摸进来。你记着，我这辈子就做两件事，一把你还给人家，二是给你做牛做马赎罪，可你得好好活着。”说完恋恋不舍地出去了。

尽管日子难熬，可还是熬过去了，过后也觉得飞快，看看已近年终，这期间，金老太不时地把姑娘父母叫过来陪姑娘唠唠家常。平时族人孝敬老太太的山货之类，放一些在姑娘屋里，老太太交代，父母走时不要空手，咱们是大家，要有大家的做派。看来一切都无可挑剔，春常不在新房睡，老太太不作理会，只盼着孩子早早出生。村上几个敢给人家接生的婆子都请了来守着，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天腊月二十三，老太太要亲自送灶王爷上天，蹲那刚点着，一声婴儿叫传出，老太太头一晕，腿一抖跪趴在灶前，来人扶她，她摆手不用，两手扶地喘了几口气。这时咚咚咚跑来一个大嗓门婆子：“老太太可得吃个喜，一对双，小子，母子平安！”老太太跪趴在那儿，半个时辰没动，就在这一刻，一个大胆的、惊人的念头闪过，她还要深思熟虑。上天一下赐给两个孩子是何意，定是祖宗要重振金家，果真如此，趁我一息尚存，少不得拼上老命，岂能眼睁睁看着金家毁灭于此？伸手拽人站起来对六叔、六婶说：“今年祭祖供品预备双份，仓里的陈粮不留了，多做年糕、果子、饴糖挨家送，给孩子找奶妈，一年二十块大洋。”不多时，领进来两个妇人，一个孩子已经两岁可以断奶了，一个孩子死了来奶了。老太太心情好，看谁都好，啥事都满意，叫快领过去，看孩子都饿了吧！家下人私自议论，咱们老太太可从来没露过笑脸，你见过吗？另一个女人说，没有，我到这个家就没见过晴天，这下可算出太阳了，那个大柜里有的是金条、大洋，不往孩子身上花，死了还能带走

啊！那女人问，大柜里有多少金条、大洋，你来得早，见过吗？那女人说，没见过，是我听说的，没人能见到，老太太晚上都不睡觉，瞪眼盯着。说完三人大笑，接着说道：“今年过年你瞧热闹吧，咱们也能沾点喜气。”是的，鹊儿娘仁给全家带来的喜庆，那是一浪接一浪。

过了新年，过满月，又到了百日，老太太要玩抓福。将孩子的姥姥、姥爷也请过来，一齐乐。两个孩子也真是长脸，一床小物件，单单的兄弟俩抢一本破皇历。老太太真是激动了，外人是解的，眼里流着泪花，抱起孩子，孩子拽着她的手笑，金老太决心定了，她要抖起精神，带领全家，去那荒蛮世界，给后世子孙，开创出一恢宏家业来。这日老太太叫六叔、六婶至床边，叹息好一会儿才说：“咱们这个家，多亏留下你这么一个人，要不连个顶门立户的男人都没有。我已是朝不保夕之人了，春常那个样子，还能指望他干什么？这些年，我留心你们两口子，不争不怨，不攒私房，我心里有数哇。金小十三四了，要有合适的也可以定亲了，到时候不用你们张嘴，只能比春常强，不能比春常差。”二人感动了，六婶眼泪都下来了，说：“有老太太这句话就够了，你老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孩子。”老太太说：“这回真是祖宗显灵了，上天保佑，来了哥俩一对，我起名叫金梁、金柱，顶梁柱之意。咱们这个金家沟气数已尽，咱们上哪儿去呢？进城，那是谁都乐意的事，可是坐吃山空。早年村里也有人学山西人的活法，孩子长大了，娶妻生子后，打发出去闯荡，大多没回来。有两个回来了，是空手要饭回来的，山里人没文化，没见识，出息不了人，出去也发不了财。咱们出去也只能种地，此去向北三千里，就是黑龙江，边外荒草大甸子，没人烟，黑土流油。放火一烧，撒上仔，只等秋收，无捐无税，没有官府，乃为兴旺发家宝地。”六叔说：“我长这么大，看明白一个事，就是你老想做的事，那是不会错的，只是你老能吃得了这份苦吗？”老太太捶了捶腰说：“趁我还有这口气，把孩子带出去，才对得起祖宗。”六叔说：“年轻时听过往官员说过，那里冬天北风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大雪封门出不去屋，冻死人是常事，野狼见人撵人，见牲口撵牲口，脚上的鞋叫靰鞡，小船一般。”老太太笑了说：“还有就是一大家子睡在一条火炕上，锅里总是炖着肉，烧酒烫得滚热；大烟袋老长，男女都抽，女人一

辈子生十多个孩子，到重孙子那辈就是一百多个，还愁不兴旺？”六叔说：“你老这是叫我去看看，选个落脚之地。”老太太说：“那不用，明年开春咱们全家一齐走，今年地种完，牛换马，家里这两匹老马卖了，瓦三辆大车，一挂车两匹马，拉上种地的犁铧、祖宗牌位，咱们这也是上那儿跑马占荒，可惜要是倒退二十年就好了。”老太太说得很神气，很自信，又把诸多细节及一切需备办之事与六叔商议稳妥。从老太太屋里回来，六叔心想，看来老太太是铁了心了，可这老的老，小的小，要做这么大的举动，她也真敢想。单就这路上就不知有多少凶险，就算一路平安，到地方盖房子、开地、雇长工，你有多大精神头张罗这些事，过太平日子多好，就怕断了香火！小时候的事记不起来了，总觉得自己不是金家人，是抱过来的，胡思乱想好一阵子才睡着。老太太大主意拿定，便告诉了金家人，并有意让鹊儿父母知道，希望他们二人随姑娘前往，但山里人没出过家门，不知外面世界啥样，一听说举家迁往荒蛮之地，十分不解，更不想同往。姑娘家再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再说了，怎么舍得那十垧好地呢？这日端午节，老太太请二人吃炸糕，山里做不出粽子来，也没几人知道粽子为何物，只能以炸糕代之。老太太先是说了那里的诸多好处，然后说了：“如果离不开女儿就跟着走，不想走呢，这个家就归你们了，把你们孩子都叫过来，我家的地，你挑好的种，剩下的金姓人家随便种，哪年我们发财了，就回来，我是活着回不来了。”说完笑了。鹊儿父亲说：“我现在孙子也有了，也到哄孙子的时候了，我这姑娘从小惯坏了脾气，你老多操心吧。”老太太心说，你们不扯后腿，我就走得顺当。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一切就绪，新瓦的三辆大车这天赶进了院，六匹大马，看着真是神气，看热闹的人挤了一院子。老太太叫把孩子抱出来上车坐坐，这就是车主，少东家。只是才会走路，生日也快到了，大年也就到了，磨米、磨面、杀猪。老太太吩咐，好肉腌上，准备路上吃。全村男女老少借着过年磕头带送行，金家大门从过了年就没关过。

一直闹到三月，春光明媚，正准备装车上路，却传来了炮声，不远不近的，六叔去打听回来说：“张大帅和吴佩孚打起来了，官道上全是兵，老百姓没有敢出门的。”老太太知道今年是走不成了，因为出了三月就不